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娛目醒心編
第十四卷 遇賞音窮途吐氣 酬知己獄底抒忠

一

雞鳴狗盜人休笑，報德酬恩總一般。

莫道優伶甚微賤，須知黃雀會銜環。

古人有云：「士為知己者死，女為悅己者容。」又云：「得一知己，可以不恨。」你道「知己」二字，為何看得如此之難？蓋人之相知，貴相知心。飲食宴好，酒肉弟兄，俱算不得。惟有一身落魄，舉世皆看不上眼，獨有一人識拔我於流離困苦之中，不使終身埋沒，在施之者一時興會所至，未必在心，而受之者感激之深，無不銘心刻骨。即平素未嘗親呢，品地相去懸絕，因一點意氣相許，後來患難相扶，生死不背，敘其始末，可以使人起敬起慕。今先說一個前代酬知己的故事與看官們聽。

昔唐朝開元年間，有一官人，姓吳，名保安，為東川遂州方義尉，雖有長才，屈於下位，常恨世無知己，不能展其抱負。有同鄉郭仲翔，係宰相代國公郭元振的姪兒，其人才兼文武，一生豪俠尚氣，不拘繩墨。保安平日欽慕其為人，卻從未識面。

一日，南方洞蠻作亂，朝廷差李蒙為姚州都督，領兵進討，署仲翔為行軍判官。將到劍南地方，保安與書一封，遣人馳送仲翔，求他援引，以圖樹功幕府。仲翔得書，歎曰：「此人素昧平生，驟以緩急相委，乃深知我者。大丈夫遇知己而不能為之出力，寧不負愧乎？」遂向主帥誇獎保安之才，乞徵來軍中效用。李都督聽了，遂行文貼到遂州，去調取方義尉吳保安為營記。保安奉了李都督文貼，已知是郭仲翔所薦，不勝感激，留妻張氏和那未週歲的孩兒在遂州住下，一主一僕，飛奔到姚州來就職。

那知李都督初次進兵，殺得蠻兵大敗，大軍乘勢追逐。仲翔諫道：「蠻兵敗去，將軍之威立矣，宜駐兵在此，遣人先播威德，招使內附，不可深入其地，恐蠻人也有計謀。」李蒙不聽，一定要趕盡殺絕。行了數日，絕無一個蠻兵攔阻，自以為如入無人之境了。那知到一地方，只見萬山重疊，草木蒙茸，正不知那一條是去路，李都督方始疑心。正欲退兵，忽然山谷之中，金鼓齊鳴，蠻兵滿山遍野而來，唐兵陷於伏中，來路已遠，筋疲力倦，如何抵擋得住？李都督雖然驍勇，怎當得四面夾攻？手下親兵看看殺盡，歎道：「悔不聽郭判官之言，乃為蠢蠻所侮。」拔出靴中短刀，自刎而死。主將既沒，全軍盡逃。有逃不脫者，被蠻兵擄去了。其時，郭仲翔亦在擄中。且按下不表。

再說吳保安一到姚州，聞知此信，如青天打個霹靂，又未知仲翔死生下落，不免到處打聽。住了月餘，有一解糧官從蠻地逃回，帶有仲翔書信，寄與吳保安的。保安拆開一看，知仲翔被擄，好生淒慘。你道仲翔為何寄書保安？蓋蠻人本無大志，不過貪利擄掠，掠得南人，只圖中國財物去贖。這一陣廝殺，擄得南人甚多，其中多有有職位的，蠻酋一一審出，許他寄信回去，叫他家人以絹匹來贖，價分高下，多者二三百匹，最少也要三四十匹，方准贖回。曉得郭仲翔是當朝宰相之姪，高其贖價，索絹一千匹。仲翔想道：「若要千絹贖身，除非伯父處可辦。只是關山迢遞，怎得寄個信去？」忽然想著：「吳保安雖未會面，是我知己，前日力薦於李都督為營記，此時多應已到姚州，央他寄信長安，決不負我。」乃寫成一書，具述蠻酋索絹取贖之意，望傳語伯父早來贖回。保安看了書，即忙整頓行李，向長安進發。

要知姚州到長安有三千餘里，東川是順路，保安竟不回家，直到京都，求見郭元振相公。誰知撲了一個空，一月前元振意經薨逝，家小都扶柩回去了。斯時，保安大失所望，覆身回到遂州，對妻子張氏放聲大哭道：「吾今不得顧家矣」問其緣故。保安將仲翔失陷蠻中，要得一千匹絹取贖，自家無力，必須出外營求，方能贖得。張氏極力勸止。保安道：「吾心已許郭君，不得郭君回業，誓不獨生」於是罄家所有，估計來止直絹二百來匹，多將來收拾了，不別妻兒，竟自出去。又怕蠻中不時有信，只在姚州左近打算。

朝馳暮走，不止一日，連身上穿的衣服也不完全了，保安也不以為意。歷盡千辛萬苦，即一錢一粟也不敢妄費，積為買絹之用。得一望十，得十望百，滿了百匹，就寄放在姚州府庫，眠裡夢裡只想著「郭仲翔」三字，連妻子都忘記了。整整的在外過了十年頭，剛剛的湊得七百匹，還未足千匹這數。

卻說保安之妻張氏同著小兒子住在遂州，初時還有人看縣尉面上小意見周濟，一連幾年，不通音耗，就沒人理他了。捱到十年之外，衣食不週，無以存活，只得將幾件破傢伙變賣盤纏，領了兒子，親往蟠州尋取丈夫。比到戎州界上，盤費已盡，計無所出，坐在烏蒙山下放聲大哭，驚動了一位過往的官人。

那官人姓楊，名安居，新授姚州都督，從長安馳驛到任。打從烏蒙山下經過，聽見哭聲哀切，又是個婦人孩子，停了車馬，問其緣故。張氏哭訴情由。安居深為歎異，乃道：「夫人勿憂。下官忝任姚州都督，一到彼處，差人尋訪尊夫便了。」又贈錢十千，備辦車輛，差人夫送至姚州普口驛中居住。張氏不勝感謝。正是好人相遇，絕處逢生了。

且說楊安居一到任所，便遣人尋訪吳保安下落，相見之際，但見他鶉衣百結，鳩形鵠面，竟如乞丐一般，問了備細，深加敬禮，因向保安道：「為友忘家，古人所難。老夫途中遇見尊夫人同令郎流離道路，已著人送往普口驛舍，足下且往一見。所虧絹數，當為足下圖之。」保安叩謝道：「既蒙明公高誼，所少三百匹之數，倘得滿足，僕當親往蠻中贖取吾友，然後與妻孥相見。」說罷，淚如雨下。安居益重其義氣，乃於庫中支取官絹四百匹相贈，又贈保安副鞍馬。保安拜謝過，便捆了一千一百匹絹趕到蠻界，尋個熟蠻通話，將所餘百匹絹盡數把來使費。蠻主曉得絹足千匹，不勝之喜，放還仲翔。

可憐仲翔奄奄將死，寸步難行。蠻子把腳上釘板敲落，仲翔「阿呀」一聲，倒地悶絕。你道仲翔為何如此？只因被擄之後，屢次脫逃，蠻主把他兩腳釘在木板上，釘頭入肉已久，始而滴濃流血，膿血乾後，如生成一般，今番放歸，重複取出，這疼痛比釘時更加利害，故仲翔登時悶絕，良久方蘇。用一皮袋盛了，兩個蠻子扛到界口，交保安收領。

這兩個朋友到今日方才識面，未暇敘話，各睜眼看了一看，抱頭痛哭。仲翔感謝保安，自不必說。保安見仲翔形容憔悴，兩腳流血，不能行動，扶他坐在馬上，自己步行相隨，回到姚州，叩謝楊都督。楊都督一見仲翔，不勝哀憐，教他洗沐過了，將新衣與他更換，又延醫生醫他兩腳，好飲好食，將息不到一月，平復如故。保安才與妻兒相見。

楊都督敬重保安，寫書與長安貴游，稱他棄家贖友之事，又厚贈資糧，送他往京師補官。保安到了京中，升補嘉州彭山丞口，迎接家小赴任去訖。仲翔留補都督判官。朝廷追念代國公功勞，錄用其子姪，安居表妻，仲翔得授尉州錄事參軍，又升代州戶曹參軍。父沒，回家守制。喪葬已畢，歎道：「吾之餘生，皆保安所賜。老親在堂，未暇圖報；今親沒服除，可以報我知己矣。」乃親到嘉州探望。

那知保安夫婦並沒於任，權厝近側，兒子天祐，就在本縣訓蒙度日。仲翔一聞此信，披麻執杖，具禮祭奠，伏在地上，號哭欲死。呼天祐為弟，商議歸葬。發開土堆，棺木多已爛了，止存枯骨。仲翔見了，益發傷心，痛哭不止，將骨殖逐節用墨表記，裝入練囊，貯於竹籠之內，親自背負而行。天祐雖欲背負，仲翔只是不肯，說：「今先尊邊地馳驅，十年勞苦，我即背負終身，尚不能稍酬萬一。」遂自嘉州背負數千里，步行到家，重備棺槨，擇土安葬，粗麻重孝，與天祐一般。仲翔起服到京，將吳保安為友忘家一段情節奏聞唐主，願以自己官職讓與其子天祐。朝廷看妻，深為驚歎，降旨仲翔原官如故，天祐授為嵐谷縣尉。

此二人面也未曾相識，不過音書傳達，遂為知己，生死交情，真是全始全終的了。以視今人受人厚恩，一朝得志，就撇在爪哇國裡去的，豈不大相懸絕？後人遺慕其事，為立雙義廟，奉祀吳、郭二人，香火至今不絕。

然此等事在士大夫中已經稀少，安能望之末枝賤人？那知此輩之中，也有因知己之感，患難相隨，矢志不變的，你道奇也不奇？試聽下回說來。

人世榮枯易變心，如何屢難助口尋？
優伶義氣高千古，生死交情為賞音。

話說江南蘇州府有一人，姓唐，名六生。從幼學唱旦腳，歌喉宛轉，相貌風韻，精於音律，凡字之音義及喉唇齒口，一些也不錯，算是上等名優。但為人頗有血性，不肯向人爭收媚取憐，有說他演得好的，他不以為然；即有說他演得不好的，他也不以為然。歎道：「我的好歹，不在登場演劇上。只是四海茫茫，那個是我唐六生的真知己？若果遇知己，我的性命也肯與他的。」同班朋友往往笑他為呆子，所以相好之人甚少。住在家鄉，一個唱戲的人，倒弄得來像高人逸士，落落難台起來了。聞得京中最尚優伶，不論王侯貴戚，高官顯宦，有一好子弟到來，人人爭奪，纏頭之贈，千金不惜。他因想：「都會之地，為人物會聚之所，豈無一二有眼力的賞識我於牝牡驪黃之外？」主意定了，恰好有相熟的進京，附舟同行。

一到都中，人家曉得他是南邊子弟，就有人合他入班。那知京師地方，唱戲只要熱鬧發笑，不論音律字面，並不管老少好醜，只要是小旦腳色，捨得臉，會湊趣，陪酒陪宿，就得厚贈。若專靠唱戲腔口好，字眼正，關目節奏合拍，就是《霓裳羽衣》仙曲，永新、念奴的絕調，覺得淡而無味，沒有人要聽了。與人往來，若顧些體面，不肯與人勾頭抱頸，親嘴啞舌，覺得子都、宋朝，也如嚼蠟。

六生是顧惜廉恥的人，所以一團高興，來到京師，依然所投不合，如在家鄉一般。擔擱歲餘，竟如蘇秦下第，金盡裘敝，資用乏絕起來了。欲要南歸，又羞見江南父老。有人約他到甘肅去，說：「彼處梨園絕少佳者，以子之技，到彼必有所遇。」六生遂與偕往。

路上行了兩月有餘，到了甘省。南邊人在彼唱戲者也不少，向同行中打聽，果然大有發財的。但唱的都是梆子腔，最厭的是崑腔。那南邊來的戲子也要學他唱法，方能得時。六生聽了此言，出了一身冷汗，看此光景，冷淡更甚於京師。要做運行生意，無人來睬他；若不惜運行生意，又無別業可做，何以為活？只得耐著滿肚子氣，挨身入班，有時終日坐在箱上，不叫他出場；有時扮些雜腳色，在場上湊數。名為旦腳，竟哪班中扛箱打雜的一般，弄得衣衫襤褸，比京師更不像人。向來人看我不上，今日連自己也看不上自己了。

一日，蘭州府太尊在公所請布、按兩司並台府官員飲酒，凡有名的戲班都叫齊伺候，共有四五班在場上搬演。眾官府中惟有方布政素嫻音律，看了幾出，都不入眼，問道：「有南邊子弟善唱崑腔的麼？」班中以六生對。遂點《荊釵記·錢玉蓮別祠》一出叫他唱。六生歌喉本好，又把一肚皮憤悶之氣，都發洩在錢玉蓮身上，聲情哀楚，字字動人。方布政拍案叫絕，唱罷，重又叫他上去，說：「你的曲子可惜埋沒在這個班中」就賞他十錠銀子。眾官見布政說他好，亦都稱贊起來，各出重賞。那時六生喜出望外。同班中向來鄙薄他的，都趨奉他起來了。有的說：「六生向在某王爺府中出來的。」有的說：「揚州商家有名的腳色。」且不必表。

到了次日，方布政又傳他進去，叫他唱曲，賞了一副好衣服。從此六生之名震於甘省，不論仕宦富家燕飲喜慶，氈氍上沒有六生便覺減色。由此纏頭之贈，倍於他優，到此地位，不惟衣帽體面，亦且囊裏餘資。正是：

博得貴人青眼看，頓教身在九霄中。

那知六生正在得時之際，方布政緣事逮問，此時心緒茫然，自料多凶少吉，那裡還有六生在心上？六生亦絕不見面。起身時，眾人見人人往送，獨六生不來相送，都說：「平日老爺何等待他，今送也不來一送，真可謂負心的人了」

方布政自從拿問後，親戚朋友四散躲開，即平時莫逆親若弟兄的，見他勢敗，亦反眼若不相識。一路孤孤淒淒，除幾個退運家丁外，並無一人與他患難周旋。行了日餘，已到直隸界上，離京不過數程，忽見一人騎著一匹驢子，以驢轎邊或前或後行走。方公一看，認得是六生，便叫道：「你那裡來？也在這裡。」六生跳下驢來，請了一個安，說道：「小的來迎接老爺的。」因令上驢，傍著驢轎而走。六生道：「小人那日聞了老爺的信息，連夜先趕到京，尋著部裡一熟識書辦，細問老爺的事情，知老爺到京即要收禁。小的不放心，預先打點，凡刑部中司獄禁子等項，俱已安放停當，房子也裱好一間，一切需用物件盡皆置辦，特來相接。」方布政道：「你那得錢來使費？」六生道：「小人蒙老爺抬舉，年來所得約有二三千金，儘夠使用，稍盡犬馬之勞。」布政歎道：「吾交遊滿天下，今日能知恩報恩，不至於冷眼相看者，惟汝一人而已」慨歎了一回，為之下淚。方布政收入天牢，果然諸色齊備，一些不吃苦，皆六生之力也。

自此，六生相隨在獄，慇懃服侍，見他愁悶，還唱個曲兒與他解悶。方公心緒不好，性情越發乖張，始初原有四五個家人跟隨，只因打罵不過，家人們想：「你係勢敗之人，還戀著你做甚麼？」所以漸漸散去。單有一個老家人同六生在內陪伴。以後方公怒時，無處發洩，只有六生常在他跟前，也不免要呵喝幾句，奉承幾拳了。旁人看了倒替他不平，向六生道：「你又不是他的家人小廝，好意在這個地方陪伴他，今反要受他的氣，著甚來由？」六生道：「不是這樣說的。你想，他今日何等情懷？自然左不是，右不是，任性使氣，並非打罵我也。」從此，六生在他身邊愈加小心，竟如孝子奉養父母一般。

及將近冬至之前，方公向六生道：「我不知免得此難否？」六生道：「吉人自有天相。」又唱一隻曲子去安慰他。唱到半只，方公大哭起來，他也就唱了。到臨刑之時，只有六生在旁相送，又預先備好衣衾棺槨，縫頭盛殮，撫棺大哭，哀感路人，借一寺院安置其柩。人皆稱六生義氣，贊歎不已。六生道：「吾責猶未了也。」

先是布政家私抄沒，有一妾一子同一老僕留寓京邸，六生時時周濟，無如囊中亦漸漸頂告竭，只得仍舊唱戲，所得腳色錢，每日遣人送去，以供薪水，自己卻足不到門。人問其故，他道：「寡婦之家，豈可胡亂進去？」其正道如此。六生此番在京雖不比從前，所賺畢竟有限，幸虧人人重他義氣，在他面上都肯加厚。積蓄一年有餘，手中約有五百餘金，遂叫了一號常行的船，親自同老家人送他家屬扶柩回去。中艙放柩，後艙眷屬同住，自己宿在後梢，等閒不到艙內。既到家中，擇土安葬，一切葬費皆六生罄囊相助。葬畢，重向墳前祭奠，痛哭一番，拜別而去。每向人道：「知音已死，我今不復度曲矣」遂隱去不知所終。

看官，你道此等事豈是無義氣人做得來的？世人朝盟夕寒，有身受大恩，一臨利害，中道相棄，甚至下石者，比比而是。六生一伶人耳，乃能若此，雖古之烈士何以加焉？餘故錄此一則，以愧天下之忘恩者。